

试论主体活动的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内在统一

廖光焰

展望未来,经过努力,似乎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回顾过去,发生的一切又仿佛都是命中注定。立足于现实的活动着的主体所产生的这种困惑,从反面表明了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是实际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除困惑,提高主体活动的自觉性,有必要探讨主体活动的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相统一的问题。

一、含 义

选择性普遍存在于一切生命活动之中。人类活动的选择性的特点在于其自觉性。它是主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存在于主体活动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中,并存在于主体系统各个层次的活动之中。实践观念形成过程中的选择通常叫做“决策”。主体活动的选择性可分为整体(社会)选择、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三个层次。选择性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所谓质的规定性是指选择是否正确、合理;所谓量的规定性是指选择正确或错误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在正确的选择中才存在所谓“最佳选择”。

大量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决策是否正确,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因为决策支配行动。卓有成效的行动来自完全正确的决策。社会最高决策者的战略决策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群体领导者的决策关系这一群体事业的兴衰成败;个体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则关系到这一个体的一生。

主体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决不是聪明的头脑主观自生的产物,而只能是在自觉把握主体活动的非选择性以后所作出的科学决策。

所谓主体活动的非选择性,就是主体活动具有不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即客观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它表明主体活动要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其表现概括地说来有这样几点:

第一,各种规律都具有非选择性。它们客观存在并对主体活动客观地起着支配作用。

第二,主体活动的环境也有非选择性。任何一个人(阶级和政党亦然)一降临人世,就碰到了由前人传下来的既定环境,他们不得不承受这个环境,并不得不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开始自己的活动。他们要求改造环境,但只能在既定环境下进行改造,而且这既定环境还预先规定了新的生活环境的基本形式和特殊性质。

最后，主体自身的现状作为时代的产物也是既定的，也是主体活动不可回避的出发点，具有非选择性。因此，我们强调主体要有自知之明，强调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上述主体活动中的选择性与非选择性，是一种现实的矛盾。实际上，主体的任何活动都是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科学地说明这一统一关系，是科学地说明社会发展机制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二者统一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社会历史中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离开人的有目的活动是根本不存在的，同时，社会及其规律作为实践系统的总体结果，又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不是不依每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许多单个意志总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要说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就得用人类能动活动的自我制约来说明，即用前人活动对后人活动之制约、他人活动对某人活动之制约来说明。这种人类能动活动之自我制约，就是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内在统一。不能割裂这种统一。否则，必然导致以下两种错误倾向。

其一，如果否认主体活动的非选择性，而将其选择性绝对化，就会把社会历史看成是人的主观意志的结果，就会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导致唯意志论。实际上，我们强调选择性离不开非选择性，就是强调主体的选择要受主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正因为如此，选择才有正误优劣之分。弄清这个道理，对于正确发挥主体的选择机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其二，如果否认主体的选择机能，夸大其非选择性，就会导致宿命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宿命论都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宿命论否认人的主观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可变性，把历史过程中的一切都看成是不可选择的。这样，主体——人就成了神秘的历史必然性实现自身的工具，他身不由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概不负责，也无法负责。显然，宿命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

这两种错误倾向从不同的极端割裂主体活动的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其共同本质就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两极相通”。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人很容易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面向未来进行决策时，往往忽视实践活动的非选择性，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愿望的作用，以为只要经过努力，一切都可办到，因而头脑发热，不谨慎，不重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易犯唯意志论的错误。一旦实践证明决策失误，他们往往不是从主体方面进行反思，不是通过对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深刻理解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内在统一，从而以辩证思维取代自己的形而上学思维，却一言以蔽之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用必然性来为自己的选择失误做辩护。这时，他们又片面地夸大主体活动的非选择性，轻视主体活动的选择性，贬低人的能动作用，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忘了自己作为决策主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样是很不利于提高主体能力，以致于很容易重蹈覆辙，老病常犯的。

二、根 据

世界上一切事物，其作为内在本质的根据规定着该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基本发展趋势，使

该物成为该物而与他物区别开来，这就是事物相对独立的自在性、确定性、一性。同时，事物还有为他性。为他性表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表明事物之间互为存在和发展的外在条件。由于事物间相互联系的复杂多样性，其条件也是极为复杂多样的。而且，不同的条件对事物的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事物的变化由于条件的作用又呈现出不确定性、多性。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和条件、一性和多性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内在统一的客观根据。根据与条件的内在统一是通过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内在统一而展开和具体化的。因此，要深刻理解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有必要分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必然性即事物内部根据规定的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确定性联系，具有一性。偶然性则是事物外部条件规定的非确定性联系，具有多性。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才能实现和表现出来。必然性规定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必定要贯彻下去的，但偶然性却使这一贯彻的具体过程充满了摇摆、偏离、曲折及种种具体特点。这样，现实的变化过程就表现为一条围绕着中轴线运动的曲线，这条曲线不仅包含着必然性，也包含着偶然性，是必然和偶然的有机统一。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②

可能性是尚未展开和实现的现实性，现实性是已经展开和实现的可能性。现实是主体必须面对的当今的客观存在，它具有确定性、一性；但现实中包含的预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由于条件的多样性而具有不确定性、多性。可见，现实性是包含着多的一，可能性是终归要趋向于一、转化为一的多。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内在统一就是一与多的内在统一。

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内在统一还有主观根据。

自觉的选择性是主体活动的特性。离了主体及其活动，无自觉的选择性可言。主体选择的范围、具体内容、形式、水平、特点等，都是由主体自身的状况决定的，因而也是主体自身状况的表征和确证。主体自身状况是历史的产物，对于主体活动来说也是既定的、非选择性的。可见，主体自身的状况就是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相统一的主观根据。

每一代人的活动都是在前代人活动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一代人的头脑里都积淀着前人长期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成果。主体认识图式就是这成果的一种集中表现，是这成果在意识中内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具有选择功能的过滤器。它是具有多层次复杂结构的整体系统。一般说来，显意识、理性因素和认知结构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当然其具体图式因人而异。

主体的需要是主体选择的内在根据。需要一旦被主体意识到就内化为主观目的，为达到目的所作的努力就是主体的意志、意向，它们是主体活动的内驱力，并规定着主体活动的方向和选择的标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需要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向高层次发展。人的需要有个体区别。需要的性质、内容决定着选择的性质、内容。需要受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主体选择性也受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主体思维方式是主体认识图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总是按自身思维方式来筛选输入信息。因而，思维方式科学与否直接决定着主体的选择是否科学。

人是有情感、信念、信仰的，这些也影响着主体的选择。在某种信念支配下，主体有可

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志士们甘愿赴汤蹈火、“杀身成仁”，宗教徒自愿斋戒寡欲。这说明主体的选择突破了动物仅从个体当今生存需要出发进行选择的种的局限。

要实现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必须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二者统一的主观根据同客观根据结合起来。具体说来就是，主体凭借科学从偶然中发现必然，自觉地接受非选择性的制约，避免主观随意性，从而有效地发挥自己的选择机能；同时主体能充分利用复杂多变的偶然因素提供的选择机会，避害趋利，促使必然实现。同样，面对无可选择的现实，主体可以对其中包含的多种可能进行分析、选择，首先筛除不可能，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有利的可能变为现实，避免有害可能的实现。同时，主体还可以依靠科学尤其是理论科学，使选择超越眼前的现实，高瞻远瞩，展望未来，而不只局限于解决迫切的眼前矛盾，从而使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达到更高的程度，进入更高的阶段。

实际上，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是一个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运动中逐步提高其自觉程度的历史过程。

三、几点结论

实现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关键在于提高主体选择的自觉性，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为此，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决策主体必须现代化。

科技革命使现代实践规模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联系越来越复杂和广泛，后果影响越来越大。因此，现代化决策也成了—个有着严格“操作规程”的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决策主体特别是社会主体的代表有远见卓识的思想，有广采博纳的胸怀，有统观全局、审时度势的能力，于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之中能找出关键所在，及时作出切实可行的决策。决策主体必须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思维方式、现代意识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认识图式，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总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以决策主体的科学化、现代化为前提。

其次，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这是决策科学化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首先体现在活动目标的选择上。

目标即目的，是客观规律和条件这一外在尺度与主体需要和能力这一内在尺度在观念上相统一的产物。目标作为主体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并支配着主体活动的全过程。选择目标是整个决策活动的灵魂，目标选得是否恰当，是决策活动成败的关键。要科学地选择目标，必须科学地预见未来；要科学地预见未来，必须科学地认识现状，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趋势。为此，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过去失误最重要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认清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第三、运用创造性思维，正确处理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是正确选定方案的关键。

选好目标后就要选择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行动方案。为此，先要制定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这就要在既定目标指导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运用富于想象和联想的发散性思维，尽力把握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为制定预选方案作准备。

对多个预选方案的选择过程即通常说的“拍板定案”，这是领导者最主要的职责。选择方案要运用以目标为归宿进行集中的收敛性思维，即通过分析比较，确定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

实现目标之利弊及利弊之大小，进而选定实现目标的**最佳方案**。这里要强调的是手段、途径的多样性必须以理想目标的统一性为前提，不能搞南辕北辙。多样性决非随意性。比如，那些打着改革旗号，不顾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和国家人民利益而巧立名目、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就根本不属于改革的范畴，不属于以多种形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范畴。列宁说得好：“只有永远记住‘最终目的’，……才能够保证在前进的路上不致失足和不犯可耻的错误。”^③

总之，决策时要正确理解反映必然的理想目标之统一性与反映复杂条件的途径之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善于将创造性思维的发散与收敛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只发散不收敛，就会使思维失控而陷入无序状态，成为空想、乱想；如果只收敛不散发，即只沿着同一方向进行求同思维，不善于多方向灵活而敏捷地思考问题，就会使思维陷入僵化状态。过去我们长期固守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属后一种情况。

第四、要牢固树立全局观点，掌握系统方法，善于将整体与部分、长远与眼前结合起来，这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

目标和方案都是复杂系统，这是现代实践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实践目标越远大，其系统也越大，层次也越多，作为过程也就越长远，包含的阶段也就越多。主体决策时必须着眼于整体系统这个全局，将整体与部分、长远与眼前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项决策的实施，往往有弊有利、得失相因，重要的是要把该项决策放在系统运动中去考察，要从全局出发去权衡其利弊大小，以定取舍。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只管眼前不顾长远，这是低水平的不明智的决策。一个使局部获益而全局受害、暂时获益而长远受害的决策是完全不足取的。这类“短期行为”贻害无穷。在我国曾一再出现的片面追求高速度而不顾社会效益的“过热”倾向就是缺乏系统观念的表现。

最后，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树立群众观念，实现决策民主化，这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众说纷纭，并非坏事。人们总是从各自熟悉、关心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这些立足于局部的见解正反映了系统内各方面的要求，可供决策者选取。这里关键是要有民主政治，要有宽松的环境，使人民群众和各个咨询研究机构真正有知政、议政、参政的机会。决策者要深入群众，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主体的选择是对未来的探索。既是探索，就应当给探索者以试错权。我们应当避免犯大错，应当避免长期反复犯同类错误，犯了错误则应当勇于承认、及时纠正，并认真总结。这一切都离不开群众实践的验证，离不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总之，传统的家长式的决策方式应当坚决废止，代之以科学的民主的集体决策方式。历史一再昭示我们，“一言堂”误国；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人发动，十年浩劫；头脑一热，通货膨胀。我们的事业需要民主和科学，这就是研究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内在统一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③《列宁全集》第5卷，第57页。